

SPIN CYCLE

操纵圈

——克林顿新闻宣传
机器内幕

〔美〕霍华德·库尔茨 著 张金秀 周荣国 译 胡钰 校

HOWARD KURTZ



新华出版社

023605

操 纵 卷

——克林顿新闻宣传机器内幕

[美] 霍华德·库尔茨 著
张金秀 周荣国 译
胡 钰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操纵圈：克林顿新闻宣传机器内幕 / (美) 库尔茨著；张金秀，周荣国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9

ISBN 7-5011-4972-0

I. 操… II. ①库…②张…③周… III. 国家干预—新闻工作—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6757 号

Spin Cycle: Clinton Propaganda Machine © 1998 by Howard Kurtz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操纵圈——克林顿新闻宣传机器内幕

[美] 霍华德·库尔茨 著

张金秀 周荣国 译

胡 钰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30,000 字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972-0/G·1811 定价：20.00 元

引言

比尔·克林顿是继理查德·尼克松之后最受公众瞩目的一位总统——因白水门事件、竞选筹资丑闻、不适当的性行为而受到调查——然而，1998年他却获得了同罗纳德·里根一样高的支持率。新的一年又出现一连串新的问题，总统和他的幕僚们再次迎接如何有效操纵新闻的挑战，对此他们已身经百战。

在《操纵圈》一书中，《华盛顿邮报》获奖记者霍华德·库尔夫揭开了克林顿政府运转良好的宣传机器内幕——这一政府可以被认为是白宫历史上最成功的新闻操纵专家。他将读者带进了比尔·克林顿、阿尔·戈尔、迈克·麦柯里、莱尼·戴维斯等其他高级官员的内部会晤：他们商议对策以回击丑闻，通过设置障碍、幕后活动或直接威胁以使某个敌对的新闻机构保持中立。他描述了一个操纵力极强的白宫，并将一些当局刻意隐瞒的事件和策略公之于众，内容包括：

●希拉里·克林顿授意手下写的秘密报告。报告指责一名记者出于败坏第一夫人名誉的目的调查并报道白水门事件。

●紧张近乎多疑的白宫。白宫的新闻官员并不就有关丑闻询问总统，原因在于他们不想知道任何情况，以防在谈话中不小心透露给检察官或新闻界。

●克林顿政府官员与《纽约时报》主编的秘密会谈。此次会谈的结果是，在后来对总统的采访中，克林顿预先知道采访内

容。

●在秘密的、非正式的白宫会见中，克林顿向一些知名的记者和专栏作家示好，并因此成功地获得了有利的新闻宣传。

●当寻求丑闻心切的新闻界将注意力转向戈尔并危及他2000年的总统竞选时，戈尔感觉受到背叛。

《操纵圈》是一部展示人的内心世界的著作，作者描述了政治官员在力争保护总统的同时与自己良心的斗争。库尔茨讲述了总统及其手下如何度过愈演愈烈的丑闻难关，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真实事件。

前 言

1998年1月21日，比尔·克林顿第二届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零一天，面容严肃的迈克·麦柯里走进白宫新闻发布室，应对喧嚣的记者。

麦柯里知道，要公布的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任何试图粉饰它的行为都将显得荒谬可笑。这位精明的新闻秘书曾巧妙地处理过克林顿的种种丑闻。从秘密的白水土地交易案（一桩涉及克林顿夫妇的经济案件。1978年，当时均为律师的克林顿夫妇与麦迪逊储蓄担保行老板麦克杜格尔夫妇在阿肯色州合办“白水开发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房地产生意。1991年公司申请破产，由于公司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美国司法部于1994年立案调查相关问题，包括克林顿与合伙人的财务关系——译者注），沸沸扬扬的筹资丑闻（克林顿和戈尔被指控在1996年竞选连任期间利用不正当手段筹集竞选资金——译者注）到波拉·琼斯的艳情故事（1994年5月6日，自称曾是克林顿部属的女职员琼斯在小石城指控克林顿在1991年任州长时对她性骚扰，要求克林顿赔偿70万美金——译者注）。但这次形势不妙。当天早上的《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宣称这一丑闻有可能结束克林顿的总统生涯。被记者们称为“大家伙”的克林顿被指控与时年只有21岁的前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在办公室里有过长达一年多的性关系。更糟糕的是，总统被指控违背誓言对公众撒谎——犯了伪证罪

——以及教唆那名年轻女子隐瞒事实。

麦柯里相信，记者们已作好对他进行轮番轰炸的准备。当然，站在讲坛上承受第四等级（指报刊、新闻界——译者注）的种种责难，并希望能把握时机，尽他所能传达总统的治国方略是他份内之事。但当去年克林顿对涉及到他的丑闻采取回避态度时，白宫的记者们都极为愤怒。尽管他们固执地试图让总统为他任期中的不正当行为和逃避付出合理的代价时，克林顿却仍获得了令人吃惊的高支持率。克林顿已经同美国公众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记者们已经失败。他们认为，克林顿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困境，直到现在。

那天清晨，总统及其三位律师——对外律师罗伯特·贝内特和大卫·肯德尔及白宫顾问查尔斯·拉夫——一起商拟出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其中克林顿否认同莱温斯基有任何“不正当关系”。麦柯里同老板一起审查了最后的定稿——克林顿说，“很好”——然后便将其公布给新闻界。麦柯里本人从未问过总统是否同那位实习生有暧昧关系，那不是他的职责。他既非记者，也不是调查人员。他的工作是将白宫律师同意公布的事实和声明宣读给新闻界。他表面上是名扬全国的新闻发言人，专门解释政府的政策，实际上他是一位保护自己客户的宣传人员，尽管也许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内容。

当麦柯里走向那熟悉的蓝色帷幕前面的讲坛，面对济济一堂的记者时，木质座椅后面成排的摄像机说明这并非一次普通的新闻发布会。通常一小时后电视会播出新闻发布会，以飨观众。但麦柯里若发布了任何有价值的新闻，几秒钟后这些新闻便会出现在广播电视新闻网上。然而，这次新闻发布会是由有线电视新闻网，微软—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新闻频道现场直播。麦柯里明白记者们会在提问中设圈套，好让他脱开讲稿，信口开河。他决定坚守立场。

一名电视台记者率先发问，揭开了这次新闻发布会的序幕。他要求麦柯里解释克林顿所谓“不正当关系”的含义。

麦柯里回答说：“我将不对这句话作语法分析”。

全国广播公司的克莱尔·希普曼问道：“他是指没有性关系吗？”

“克莱尔，我不会为你分析这个句子，它的意思很清楚。”

“克林顿和莱温斯基是什么关系？”

麦柯里回答：“除了刚才公布给各位的那句话，我无可奉告。”

希普曼的同事大卫·布卢姆突然问了一个大胆的问题，“麦柯里，美国总统同那个女子有性关系是不正当的吗？”

“你可以在这儿反复问这样的问题，但我的回答只有一个。”

“那么麦柯里，你认为——”

“我没有任何观点，大卫，不要歪曲了我的话”，麦柯里竖起手指，打断了他的话。

《华盛顿邮报》的约翰·哈里斯换了一个角度，利用大家都了解的麦柯里的诚实作文章，“如果你不是绝对确信总统和那个女子并无性关系，你今天会在这儿接受提问吗？”

“各位，我个人的观点并不重要”，麦柯里说，“我在这里代表的是总统的想法、行动和决定。这才是我拿薪水的原因。”

当《纽约邮报》的德博拉·奥林再次就此提问时，麦柯里咬了咬下嘴唇，“令我们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今天多次请你说总统和那个女人并无性关系，你却总是缄口不谈。”

“总统说他同那个女人绝对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我想这句话意思很清楚。”

美国广播公司的萨姆·唐纳森问道，“为什么不说性关系？”

麦柯里说，“那句话并不是我写的。”

这个问题被一再提出，记者们要求一个满意的回答，而麦柯

里只是重复着同样的令人不满意的话，结果只能使记者们更加愤怒。当气氛逐渐紧张时，麦柯里努力说了几句俏皮话。

政府下一步的举措是什么？

他说，“我的下一步举措是尽快离开这里。”

历经 36 分钟 148 个问题之后，新闻发布会终于结束。

一周前，克林顿的第六年任职还呈现出一派喜人前景。白宫新闻操纵人员还沉浸在他们为下周国情咨文而作的被称为“着陆”的成功的喜悦当中，他们有选择地向几家新闻机构透露了几项提案和一些政治花絮，为克林顿沉闷的第二届任期创造出一种有所作为的感觉。结果在民意测验中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至约 60%，看来尽管依旧有丑闻和政治攻击见诸报端，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他。麦柯里和同事们已掌握了操纵新闻的技巧并因此获得了回报。

如今，正当他们以为已度过最糟糕的调查和最严厉的新闻审查时，最新的性丑闻又给了他们重重一击。他们力不能支，极为沮丧，虽不能确定传闻的真实性，但都肯定克林顿在政的日子可能会屈指可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曾坚持认为与水门事件相比白水门事件不值一提，如今这位公开表示非常在意自己的历史地位的总统，也许会只因未能抗拒一个低等实习生的魅力而重蹈尼克松总统的覆辙。至少现在麦柯里和同事们无法一如既往地控制住局面。他们不知道在关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问题上，克林顿是否在说真话，一些人怀疑他在撒谎。

白宫新闻人员在处理危机方面有很多经验。1997 年秋天，对总统非法筹资和出卖特权的指控长达一年的调查达到高潮。10 月 3 日清晨，克林顿的幕僚们又一次陷入被动。司法部刚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副总统戈尔那些令人怀疑的筹资电话，并对克林顿在 1996 年筹资的疯狂举措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政府不适当

地通过出售同总统的见面机会而筹集几百万美元的可怕指控如今已到了关键时刻。《纽约时报》理所当然对这一事件的最新发展作了头版报道。

同一天,《纽约时报》头版的另一篇文章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这篇文章也许使读者产生的关注远多于华盛顿丑闻的曲折折。四天前,政府最不喜欢的调查型记者,也是长期以来就白水门事件折磨克林顿及其夫人希拉里的记者杰夫·戈斯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长篇报道,说联邦政府对进口食物调查的放松导致科学家发现更多由食物携带的疾病的爆发。事实上,戈斯知道食品药物检查署前任署长大卫·凯斯勒曾力劝克林顿给予他的部门禁止不符合美国标准的食物入境的权力,但遭到总统拒绝。这篇报道使克林顿政府非常尴尬。但克林顿是一位善于从对手、即使是那些他最讨厌的新闻界人士那里偷取巧妙构思的人。白宫因此立即在风景如画的玫瑰花园举行庆典,克林顿提议给予食品药物检查署禁止进口不合格水果和蔬菜的权力,尽管几年前他曾拒绝过这一提案。迈克·麦柯里甚至赞扬《纽约时报》勇于揭露问题。

凯斯勒对戈斯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他们竟然怕你。”杰夫·戈斯给麦柯里打去电话就他的赞扬表示感谢。而白宫仍然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桀骜不驯的杰夫保持中立。

这天的报纸头版很好地说明了克林顿白宫的真实处境及白宫助手们保护这位丑闻不断的总统的神奇能力。比尔·克林顿第五年任职最令人费解的便是一位备受攻击、屡受调查的总统何以能受到美国民众的普遍拥护。事实上,在事业颠峰时期他几乎拥有同罗纳德·里根同样高的支持率,同时国内经济也在令人可喜地快速增长。在这些数据面前,坏消息无法兴风作浪。

克林顿的任职表现确实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即在他的监护下国泰民安。其实这是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介策略——利诱、误

导或威胁新闻界——才保持了这种成功幻象。每一天总统及其幕僚们都在煞费苦心地制造有利新闻，消除负面新闻，以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确立他们满意的形象。

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大多数时间内，这些控制新闻的努力颇为吃力。克林顿幕僚最初的核心人物——人事总管托马斯·迈克拉蒂、长期密友布鲁斯·林赛、高级顾问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顾问大卫·格根、新闻秘书迪·迪·迈尔斯——始终无法长期有效地控制新闻报道，而克林顿本人也尚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常犯错误。1992年在他当选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旨在改变五角大楼对军中同性恋的政策计划时，他轻率的回答使这件事成为荧屏热门话题，令幕僚们大伤脑筋。

克林顿还常常在晨跑中停下同记者谈话，此时他汗流浹背的样子绝对有伤总统大雅。他似乎愿意回答所有问题，甚至是音乐电视中关于他穿什么样的内衣裤的问题。

在第一届任期的后半期，总统的新人事总管利昂·帕内塔对工作安排做出了细致而又必要的规定：麦柯里处理同新闻界的关系，公关主任唐·贝尔负责做长期规划，副人事总管哈罗德·伊克斯负责监督政治运作，特别顾问马克·法比亚尼消除不断爆出的丑闻报道，私人顾问迪克·莫里斯负责将克林顿推向政治中心，总统自己在同记者交往时也更为谨慎。在谈及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和政府的两次人事精简时非常小心地注意措词。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坚持用讲稿，重复他对老年医疗补助、穷人和伤残人的医疗补助、提高教育标准、对环境优先保护的纲领，对丑闻问题避而不谈，并且有效地控制住他那闻名世界的坏脾气。

克林顿第二届任期的白宫智囊团更为老练但缺乏激情。高级顾问拉姆·伊曼纽尔接替斯特凡诺普洛斯出任幕后操纵新闻的职务，特别顾问莱尼·戴维斯成为平息筹资丑闻的主要斡旋人，副人事总管约翰·波德斯塔为他出谋划策，公关主任安·路易斯负责

制定基本计划，人事总管厄斯金·鲍尔斯就像公司总裁一样总管全局，顾问道格·索斯尼克为总统在政务方面提供建议。那年夏天又有战略家保罗·博格拉和前记者锡德尼·布卢门撒尔的加盟。麦柯里责任重大，被确定在总统和敌对的新闻记者之间充当说客，促成双方和解。他和同事们每天都在为总统的日程安排而绞尽脑汁，力图使公众注意到克林顿在各方面的议案，哪怕只有几秒钟。他们要操纵新闻，以人们喜欢的方式包装总统。

每天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对新闻秘书提问的一小群记者们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工作重心。他们专注于、几乎死盯着政府的丑闻、渎职、违法以及一些陈年旧账。他们对冲突、戏剧性场面、幕后事件很感兴趣，他们想拉开帷幕，揭露克林顿政府的种种不端行为。报道总统的言行是他们的工作，但同时他们也将解释总统这样或那样说的原因以及他试图达到的阴暗目的视为己任。

当记者们占上风时，报纸的头版便挤满了丑闻报道，类似水门事件的指控满目皆是。他们确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贯穿克林顿第一届任期始终的白水门事件调查涉及克林顿在一场复杂的阿肯色州土地交易中所起的作用，总统夫妇同一对狡诈夫妻的合作关系，以及后来欲盖弥彰的自我辩护；旅行门事件指控第一夫人精心策划解雇了白宫旅行社的7位职员，为的是让他们夫妇的朋友们得到这些职位；档案门事件指控白宫助手蓄意获取高级共和党成员的机密档案；波拉·琼斯诉讼案中这位前阿肯色州雇员指控当克林顿还是州长时曾在小石城旅馆房间向她求欢；筹资丑闻指控克林顿和戈尔利用政府特权以政治好处作交易谋取国外赞助和亚裔美国人的捐款，并举办各种酒会从商界人士处谋取资金。

在这一不利背景之下，白宫新闻官员的工作便是对新闻做净化处理——擦掉丑闻痕迹，去除争议，弥补漏洞，只将政府清新、光明的一面展现给公众。用来遮盖的外衣还是那一件，但人

们通常难以辨认。

他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简单来讲，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并且是在总统没有充足理由采取重大行动的时候——如发动战争、处理经济萧条、或处理一些重大国家危机——转移人们视线。当白宫新闻人员控制局面时，他们便将利用宝贵的报纸专栏和广播电视宣传克林顿对于国家教育标准、座椅安全带的安装，以及为妇女做乳房 X 光检查集资等的种种议案，使民众普遍对总统产生好感，而避开传媒不利报道的侵扰。他们认为在这场争夺战中，总统第二届任期的成功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历史表明，连任成功的总统在任期的第一年内处于权力高峰，此时他正是一呼百应，如日中天。

历史为克林顿的智囊团在拉拢新闻界上提供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1933 年他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不希望记者们直接引用他的发言，只想为他们提供一些“背景的”和“非正式”的信息。这是一次伟大的创举：总统作为新闻的主要来源，制定严格规定以便左右新闻纲要。在场的记者们站起来为罗斯福热烈鼓掌。在他担任总统的 12 年半中，记者们都非常尊重和热爱他，他们中没有人想过要告诉公众罗斯福是坐着轮椅的。

约翰·肯尼迪是第一位通过电视直播总统新闻发布会的总统，这一创新永远改变了白宫同公众交流的本质：将有记者作为临时演员的固定场景传递到了每个美国人的卧室中。他还常以个人身份同记者交朋友（如《新闻周刊》的本·布赖德利），并将他的妻子杰奎琳作为一道文化风景推出，引发出以今天标准衡量都令人惊讶的正面新闻报道。但是即使是肯尼迪也受到过新闻批评的侵扰，他曾因《纽约先驱论坛报》“带有偏见”的报道而取消对这份报纸的订阅。

林登·约翰逊也曾千方百计地讨好、拉拢新闻界。如派遣军

用飞机去接新闻界泰斗人物大卫·布利克林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到他德克萨斯州的牧场进行私人会晤和亲密的午餐会。但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对公众的欺瞒使新闻界人士和公众备感失望，可以用“信誉差距”这样可怕的一个词来形容白宫。

理查德·尼克松同新闻界发动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他命令对挑选出的几位新闻记者进行电话窃听和税单查账，让联邦调查局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进行调查，对《洛杉矶时报》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雇佣的保姆做移民调查，撤销华邮公司所持的电视执照，甚至在水门事件期间他还怒叱那些“令人愤怒的、恶毒的、歪曲的报道”。最后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出面宣称水门饭店的破门而入事件是一起“三级盗窃案”，将当局关于丑闻的谎言公布给新闻界人士，并指责记者们恶意中伤总统身边的人。齐格勒在发布新闻时表现出一副合作态度，为记者们提供了“有效的”证词，在“当时”这些证词还显得颇为真实，但随着更多非法行为的被揭露，它们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齐格勒并不是第一个欺骗记者的白宫发言人。1919年当伍德罗·威尔逊突然中风导致左半身瘫痪时，记者们被告知总统精神出了些问题但很快就能恢复工作，事实真相被掩盖了四个月之久。1955年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时，新闻界最初被告知他只是消化不良。1980年吉米·卡特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告诉《洛杉矶时报》，解救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行动是毫无意义的，结果两天后这场行动以灾难告终。1983年里根的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宣布美国对格林纳达的侵略是“愚蠢的”，结果第二天海军便在格林纳达登陆。

一些总统有意对他们的发言人隐瞒真相，以防泄漏消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曾抱怨说，他对1961年美国入侵

古巴一事一无所知，因此导致新闻界对接着发生的猪湾悲剧的错误报道。杰拉尔德·福特的第一任发言人纪拉尔德·豪斯特在总统的心腹向他撒谎否认总统考虑原谅尼克松后，愤而辞职以示抗议。

近些年来现代新闻操纵已经在真实和完全虚假之间蒙上了一层迷雾。拉里·斯皮克斯的桌上贴有这样一则标语：“你不必告诉我们如何报道新闻，我们也不必告诉你如何遮掩新闻。”这句箴言一语道破天机。因为里根政府使新闻报道发生了巨大变革。白宫新闻人员会花费很大精力挑选出当天的一篇报道，然后配以图片在电视上播放。经典事例如里根自豪地站在一个老人的房屋前，而这幢房子是承蒙里根试图废除的一项规划修建的。记者们适时地注意到了其中的反差，而白宫却很乐意在晚间新闻上播出。斯皮克斯同记者们的关系一向冷淡，时不时会宣布某位犯规记者“出局”，拒绝和他再有来往。斯皮克斯也曾歪曲事实，1985年，在里根同戈尔巴乔夫的日内瓦首脑会议后，斯皮克斯在发布新闻时援引了总统同苏联领导人的私人谈话——后来他承认是他自己杜撰的。接替斯皮克斯出任乔治·布什的发言人的马林·菲茨沃特是一位职业官僚，同新闻界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1992年布什最喜欢的竞选标语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惹怒传媒——再选布什。”说明布什同第四等级的关系已经破裂。

克林顿的第一位新闻秘书迪·迪·迈尔斯是从事这一工作的第一位女性，颇受记者欢迎。但人们普遍认为她能力不够并且不是政府的核心人物。1993年的一个星期六，迪·迪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意即当天再无新闻，记者们可自由离开——然而几小时后克林顿向伊拉克发动了导弹攻击。这使新闻记者们大为震怒。《纽约时报》华盛顿站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正前往巴尔的摩参加活动，不得已冲回本部赶写报道，对此他们非常不满。迈尔斯后来被迫承认她知道进攻就要进行，但她不想因为拖延周六的新

闻发布会而“走漏消息”，从此她的信誉大打折扣。

到迈克·麦柯里继任时，新闻操纵对本届政府的成功与失败已是极为关键了。一方面白宫需要更多的政府官员来应付不断增加的媒体，从全部播出新闻的有线电视网、各种杂志、周末闲聊节目到 1,200 多个广播电台都需要应付；同时白宫也自然需要更多的电视报道，将摄像机集中在领袖同政治或自然力量作斗争的场面上。在电视上报道 535 个各抒己见的议员、没完没了的演说及会议的国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的各部门，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到农业部分布都较为松散，也很难进行有效采访。因此大牌记者扛着摄像机站在白宫草坪上，记录政府的每次争论，报道政府的成功和失败就显得容易得多了。在白宫有一条约定俗成的报道限制：即受到攻击的总统，出访国外的总统，正值战争中的总统，以及休假的总统。冷战的僵持造成了潜在的新闻报道素材，因为肯尼迪、尼克松或里根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与苏联及其盟国开战，促使新闻网现场直播。超级大国的首脑会议便成为新闻操纵的演习场。白宫新闻记者增加到 2,000 多个，所有这些人都由新闻人员提供相关资料，他们中的重要人物必须由代表政府的新闻秘书亲自出马、面授机宜。

到了 90 年代，各种党派杂志、广播访谈节目、电视访谈以及互联网聊天站使流言蜚语满天飞，使总统更难与公众沟通。极具讽刺性的是：比尔·克林顿拥有最高统帅的所有装备，但他却无法控制公众舞台。麦柯里和同事们花费时力为克林顿制造新闻，大张旗鼓地宣传每一个适宜的议案，似乎总统是个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为博声名而孤注一掷地诉诸新闻机器。这是一场激烈竞争，因为比尔·克林顿同丹尼斯·罗德曼、考特尼·洛夫、大卫·莱特曼一样臭名昭著。在这个有着 100 个频道的国家里，总统只是电视台推向市场的一个节目，根本不能因此而保证高收视率。

在电视的内容提要 and 晚间新闻上，美国人看到了比尔·克林

顿的非凡形象：他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同外国领袖亲密合影，时而发布重要声明。然而他们所看到的节目多是根据麦柯里、戴维斯、伊曼纽尔、波德斯塔、贝尔以及路易斯的喜好制作的。克林顿的这群忠实下属的工作便是努力展现总统的光明面，平息似乎总是紧跟他脚后跟的丑闻问题。白宫高层官员常常花费工作中的将近一半时间与新闻界交谈，商议新闻策略，回顾他们最近在某个新闻上所做的努力。如果克林顿要会见记者，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他们都会预先排练克林顿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回答，以防他不按讲稿讲话，授以新闻界口实。现代总统首先是传媒总统。而新闻界对白宫的内部报道则趋向于集中在谁受到克林顿的青睐，谁与谁关系不和。但是显然每个官员都在对着摄像机作态，试图给记者们留下好印象，让这些挑剔的人写评论时笔下留情。每日的新闻报道是给政府打分和衡量政府是否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事上取得进展的一种方式。

曾几何时，人们评判最高统帅的传统标准是看他同国会的关系、同外国领袖的交往、保持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和平的能力。如今日益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总统任职成功与否的仲裁人和总统智慧的蒸馏器。总统的讲话总是被一些自封的专家反复切割，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已经过了他人意识形态的过滤。

克林顿的不幸在于他是美国曝光最多的政治家，而此时很多美国人已不再关注政界，并讨厌那些似乎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关联的国家机器。1996年的政党大会和总统辩论只吸引了少量的电视观众。大多数美国人很早以前就相信克林顿必然战胜鲍勃·多尔，但还有一些人仍然对他心存疑虑。麦柯里和同事们清楚地明白有些人并不接受克林顿，认为他撒谎，玩弄手腕，而且无能。一些保守的媒体乐于煽动这些怨愤，无休止地攻击克林顿的私生活，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他的丑闻，并有四位独立检察官调查这